

THE MISSING AMERICAN DREAM

幻灭的美国梦

策划_peng & chen 编辑_Pinko 撰文_袁迪 供图_Peter Granser

2000年春末的一天，Peter Granser在一份德国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关于“太阳城”的报道。这座地处亚利桑那州沙漠中部地区的城市，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人城”——10万退休人员聚集于此，这里甚至明文规定，所有居民必须在55岁以上，只要是低于此年龄的，即便是亲属的子女也没有居住权。带着对这座极端老龄化城市的强烈好奇，当时年仅29岁的Granser决定亲自前往，一窥究竟。

到达那里之后，这个德国小伙子发现“太阳城”是一个他前所未有的美式城市：墙和大门将整个社区与外面的世界隔绝，随处可见24小时的录像监控，还有四处巡逻的私人警察。所有55岁以下的人必须在天黑以前离开，这里没有孩子，没有学校，没有社会运动，整座城市看上去和谐极了。至今，全美已有超过70个这样的“老人城”，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或许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每座花园里都配备游泳池，甚至还有女子挥棒比赛（在美国流行的一项类似于艺术体操的运动）、射击台、热狗派对……这个小世界是美国的白人和中产阶级逃离现实世界、寻找乌托邦心理的最直观的体现。

作为一位出生在德国的奥地利摄影师，Peter Granser的照片里充斥着美式幽默，却也带着德式严谨。他偏爱宏大的主题以及不同寻常的领域，他以“太阳城”（Sun City）系列一举成名，之后的“科尼岛”（Coney Island）系列则让他达到了一个高峰。初看其作品，你也许会想到德国传统的纪实摄影，比如August Sander、Weegee或者Diane Arbus（前者生前最有名的作品正是拍摄科尼岛的那些人群）。Peter Granser毫不掩饰这些前辈对自己在摄影方面的影响，但让他自己跳脱出这些大人物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摄影风格的人则是马丁·帕尔（Martin Parr），正是在马丁·帕尔的建议下，他才放弃了原来的黑白摄影转攻彩色摄影，而这一转变很快将他的才华释放了出来。他尽量让自己的作品与英国式的浓墨重彩的摄影区分开来，他喜欢光线更柔和的图片，利用降低饱和度以及略微的过曝来达到接近奶白色的效果。介于摆拍和纪实之间，Peter Granser长期将目光放在美国文化上，关注它在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等各个层面对世界的影响。矛盾、夸张、固执，甚至有点过时，Peter Granser将美国人的这些习性原封不动地展示给人们。摄影如同他本人一样拥有双重的身份、双重的认同感和双重的含义：在德国国内，人们觉得他将美国式的幽默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德国之外，人们则会惊讶于他的严厉和精准，以及Peter Granser身上那典型的日耳曼人的性格。不过在美国，他也会偶尔受到一部分民族主义者的攻击，说他总是投机取巧似的拍一些脱离时代的东西，例如他在2003年创作的“科尼岛”系列。

科尼岛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最南端，是一个半岛，那里休闲产业与娱乐产业的兴盛，曾一度成为上个世纪美国文化的象征。美国内战结束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现代都市的扩张，纽约人逐渐对这片“没有阴影的岛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娱乐和旅游产业开始大行其道。人们蜂拥而至，让科尼岛一度变身全世界娱乐的中心。而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犹如硬币翻身，那座曾令民众趋之若鹜的梦幻岛被贴上了犯罪之城的标签。如今，只有一些矗立在那里的博物馆尚能让人隐约感受到昔日的繁华。在Peter Granser眼里，那是一个混合了垂死的欢愉、悲伤的虚无、冷寂的幽默以及褪色的梦想的岛屿，他将此描述为“极其病态的魅力”。当然，2003年，在他前往科尼岛拍摄的时候，当地政府正在通过投资房地产和旅游来开始重新拾起这块“被遗忘的土地”，海滩在逐渐恢复以往的景象，尽管还无法完全掩饰那片苍凉。Peter Granser拿起相机对准了在涂鸦墙和生锈的铁丝网间穿梭的观光客以及他们的购物袋，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些趣味、一些荒诞、一些悲伤，甚至还有些忧愁”。Peter Granser的摄影让模糊和不确定变得迷人，他从来不会丑化被拍对象，也不会让观众看着迷糊，他不炫技也不嘲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面前业已存在的现实。



火箭，科尼岛



拿着枪的老人，太阳城



两个女孩，科尼岛



遛狗的女人，太阳城



拎包的老人，太阳城



美人鱼, 科尼岛



老年舞蹈队, 太阳城



摩天轮, 科尼岛



比基尼女王, 太阳城